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三

宋依通鑑晉紀例不書南

高宗皇帝高宗南渡遷都依晉元帝例加序

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卽位于南

京後遷都臨安本餘杭郡南渡後升臨安府爲行在所

丁未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構卽皇帝位于南京是爲高宗大赦

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

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

可追邪宗室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德昭五世孫知淮宣府聞二帝北

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眾登壇歃血同獎王室

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詞斥邦

昌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

克家往奉迎。

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

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

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旣而邦昌又遣蔣忠愈等持書詣

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

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

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

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

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急

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

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韋賢如弟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

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

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尙書左僕射。率百官勸

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

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

俾王嗣統。

畧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禍及宗祏。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

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費。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

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

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

字藏一。蔡州人。

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

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眾。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千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邦昌人臣稱帝許道顯然
雖曰畏禍自歸豈得原情
廢法乃潛善輩心在左祖
竟以金人所脅曲為解釋
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
有詞為懼非惟王爵罪加
議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
刑賞倒置皆由怙愾而成
以致頗岐論奏公然請視
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高
宗不過以己躬諷喻而不
能示之顯罰其乘數苟安
無振作有為之意已可概
見矣

張時泰曰高宗即位伊始而用非其人初政蓋可見矣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為宣和皇后

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

注見前

王五旦一起都堂參決

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

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

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

位之意告之遂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

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樞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寧江

今四川夔州府宋爲寧江軍

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

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勤王師入

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申丞

顏岐

字夷仲晉人復之子

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

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

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

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

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

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白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

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

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

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遣馬忠追擊金軍。

尼瑪哈等旣去。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碩格

舊作韶合

今改後仿此

屯真定。洛索圍河中。蒙克

舊作蒙哥。今改。後仿此。

進據磁

相。托卜嘉圍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爲尙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

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

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

繼欽順朝。切委靡不勝。馴致于亡。今綱欲悉按圍城中。不能執節之罪。非惟中。嚴臣于大防。日藉此可

以爲憲紀而佐維新之治
呂好問詭辭沮止不過以
曾受僞職實爲自免地耳
視從逆爲無關輕重且仍
爲難難合垢之言峻法深
懼之說則是怙終文過其
心更不容誅矣

難政宜含垢繩以峻
法懼者服矣綱乃止。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
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
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
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
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枕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于遠
州。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安置邦彥于潯州徙敏柳州
懋英州枕虛中望之鄴皆以請割地安置廣南諸州又

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

著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是蔡確蔡

卞邢恕皆追貶之已而御史中丞張澈復論耿南仲誤國罪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

嘗欲手劍擊之遂安置南雄州而死續綱目于南仲之竄與邢彥等連名並書考宋史南仲安置南雄在是

年八月不可合為一事今于綱內削南仲名而附注其事實于目之後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

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

扼吭而死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何棗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

金人破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

見于金史列傳而米史乃作襲竇二史成于一人之手不應彼此互異至續綱目他處皆從金史作室并此仍從宋史更不免前後參差按字文懋昭大金國志亦作室懋昭金人其稱名自爲可據而前人編校之疏亦概可知因者費以訂其舛

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

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

及河中府詔止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

洛索

按洛索原作婁室已見前茲因宋金二史及續綱目互異經御批改正謹爲聲明

以重

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

昌元人

力戰外援不至先自殺

其家人城陷與其子致厚皆死之金人復陷單密二州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

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青州人

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

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

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未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二曰議巡幸。謂車俟我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三曰議巡幸。謂車



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

皆當詔有司謂祖宗登極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

預為之備謂祖宗登極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

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

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六曰議戰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

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

河江淮措置控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禦以扼其衝

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

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翌日班綱議于朝

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問李綱討賊之說
猶必歷誦宰執輩以其
罪狀尙有可疑蓋其始高
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
之勢將不利于已故當其
遣使奉迎時尙諭宗澤按
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
大位遂不勢而定高宗非
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
德其推戴之功則其終從
竄族特以李綱執持大義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
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
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
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
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
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
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
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
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
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永

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
之耳他日其旣旆旋即
官其親屬雖藉以悅金而
其隱曲亦從可見其可鄙
也

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左正言鄧肅請分三等定

罪博文紹以撰勸進文及赦書坐貶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幹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

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

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

說忠愍

安國延康殿

學士幹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有旨兼充御營使八對言曰今國勢不及靖

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

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